

年来疏懒，久违经书。睡卧长堤，终日
喧喧，正是“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
日高眠。”近日收到稿费若干，恰逢过节，
这才拎个瓶子沽酒去，“莫漫愁沽酒，囊中
自有钱。”几口二锅头下去，精神上上来，
便想起那读了一半的《美人赋》，接着读。

梁王问司马相如，你好色吗？司马相
如说：我不好色。梁王又问：你与孔子、墨
子相比，做得怎样？司马相如答曰：据说
孔墨之徒是很注意避色的，齐国弱于鲁
国，送美女良马给鲁君，鲁君由此腐败淫
乱，孔子愤然打报告离职，和弟子们拎着
几箱子书，两个
大蛇皮袋，还有
公文包，召了个
滴滴马车，扬尘
去了卫国，饭也
没顾上吃。在商国的首府朝歌城，美女如
云，商纣王淫乐不羁，导致身死国亡，墨
子知道后，也大为气愤，一车绝尘，远离
这个晦气的鬼地方。

司马相如又说：但是我认为，避色不
是办法，就等于躲到水里避火，跑到山上
躲洪水，不见女色，就不会有欲望，不能
说不喜爱女色。他表白自己：“臣
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
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齿。恒
翘翘而西顾，欲留臣而共止。登垣
而望臣，三年于兹矣，臣奔而不
许。”东邻女子登墙翘首西顾，偷看他三
年，他没有动心。他还说，就在前年来拜
访梁王的路上，“朝发溱洧，暮宿上宫”，
住在上宫闲馆。有女独处，婉然在床，
又是弹琴，又是敬酒，还“驰其上服，表
其衷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
臣，柔滑如脂”，他也没动心，说：“臣
乃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
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

司马相如《美人赋》
好一个“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
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
二十四字，铮铮作金石声！
想起《论语·雍也》中一段话：卫灵公
的夫人南子，作风不好。孔子适卫，南子
邀见，子路很是不悦。孔子说，我只是礼
节性隔帐一见，如果有任何不轨行为，

我属相马，但不等于与马就合得来。
马是兴安岭人劳作和出行的工具，日日
相伴，人马亲密无间。
草是马的主食，过冬之前必须储足，储
很多，多多益善。草割了，先得凉晒，干
了，收拢起来堆成草垛。队里有二十多匹
马，两米多高的草垛几十个。
初秋，草已齐腰，气候变得干燥，割草
便是当下的要活。大扇刀，南方镰刀的放
大版。刀长一米，刀头尖锐，刀口薄如蝉
翼，钝了砂石游几下即锋，刃卷敲平即
利；柄长两米，站着——挥臂——扭腰，
然后前进一步；重复前面动作，刀过草倒，
一排一排地倒，高效。割草人呈梯次排
列，不然后面的容易伤到前面的人。

一日，我在前，同学司苏淮（字面看可
能是江苏淮阴人）在后。割了半天，我动
作迟缓下来；司苏淮也呈现疲劳，眼皮耷
拉着。“啾”一声，刀尖刺入了我的小腿，
如戳豆腐。裤洞倒不大，伤口却像小牙
啮起的嘴巴，两面外翻。我倒镇定，司苏
淮却慌了手脚：“超音，对……不起！”
吃这一刀，得了三天假。能走了，却不
利索，便让我赶马车拉草。马极通人性，
也会欺负弱者。“大青”、“红鬃”最烈，
但也最聪明能干。“大青”是种马，浑
身青色雪点，很高大，每回给它戴轡头
上马嚼，它会仰头，总够不着，只能
凑。“红鬃”是匹母马，毛发红得发亮，
同性中最强壮。给马选择搭档，要一公
一母，要么两匹都是母的，不会将两匹
公的拴在一起。会斗。驾驭多了，以为摸
到马性。草堆至一层楼高，系牢，爬到堆
上，握住缰绳，给两个畜牲一马一鞭：“
驾！”“大青”、“红鬃”劲大，一车草
能有多重，越跑越快，遇坎也不绕不缓，
怎么“吁！”——都止不住。绳断了，
鞍脱了，草散了一路，两个畜牲朝着马
厩方向狂奔而去。马并未受惊，怎会突
然不听使唤？老马信说，马服强者，见你
腿脚不灵，便产生戏虐之心。我便疑惑：
“畜牲也懂报复？那这下是加大处罚力
度，还是缓靖？”“红鬃”从不惹事，
绝对是“大青”犯的条款。回到马棚，
两个畜牲挤在槽边吃着干草。“大青”
显然警觉，眼珠瞪得老大，闪着恐光，
见我拿棍子，那“光”才退去。拉缰，
拴牢，在槽里撒上一把大颗粒矿盐（马
最爱吃），“大青”踌躇着，做出挨打
准备，不信犒劳级待遇；但是耐不住，
嘎嘣嘎嘣先嚼上一口。我拍了几下“大
青”脑袋，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讲了好
多道理。马是懂人语的，“大青”更懂，
开始甩动尾巴，一副认主的样子。

“天厌之！天厌之！”后来，孔子看出
卫灵公重德行不如重女色，即离开了卫
国。也是“翻然高举，与彼长辞”。
照这个道理，“过不了美人关”，不是
真英雄，更不是真圣贤。做不到“脉定
于内”，“心正于怀”，看到美色，淫
欲奔涌，心早乱了，腿早软了，哪里做
得到昂首挺胸，“与彼长辞”！
战国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说
登徒子是个“好色之徒”，找的老婆弯
腰驼背，牙齿稀疏，患有疥疮和痔疮，
他居然和她结婚，还生育五个子女，说
明他如何好色。他表白自己不好色，却
把登徒子说得一塌糊涂，不实事求是，
逻辑上也说不过去。像登徒子这样的家
庭，堪称糟糠夫妻，相濡以沫，没有外遇，
没有色权交易，即使在古代，也算得模
范家庭。
元稹的“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
百事哀”，是悼亡妻《遣悲怀》里的两
句。贫贱夫妻，感情纯洁，一旦生离死
别，触景生情，百事哀婉，读来令人感
慨唏嘘，多么美好的夫妻情感！难怪司
马相如说“避色”不是办法，要脉定、
心正，美色只是表象的东西，鸟美的是
羽毛，人美的是心灵。
司马相如先生的经验介绍，很重要，
很宝贵，值得借鉴。
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好几千年了，至
今没有散会，因为难以定论。君不见落
马贪官，拢其两大罪状：一是财，二是
色。抛妻别子，另觅新欢，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山寨吾皇，现今版陈世美，
栽在石榴裙下。呜呼诸公，有好色之癖
者，赶紧迷途知返，“翻然高举，与彼
长辞”，是为幸甚！
酒友朱光潜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曾
说的话，不可或忘，某还能一字不错背
下来：“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
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家言所可了事，一
定要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
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
高尚、较纯洁的追求。要求人心净化，
先要求人生美化。”字字珠玑，够吾
辈受用终生。
负喧一献，袞袞诸公可增芹益否？

岁月无情，30多年前有点理想的文学
青年转眼间变成安度晚年的旅游老人。
我与《新民晚报》有缘。记得《新民
晚报》1982年复刊当日，我与当时单
位同事一起在报摊排队买报，以后就
是它的忠实读者。1985年一次偶然投
稿，竟与《新民晚报》“夜光杯”结下
不解之缘。有位素不相识的编辑采用
了我的《蒋子龙如何当作家》的小文，
进而来信约我到晚报坐坐聊聊。
一天，我来九江路晚报办公室客
席编辑。看名字，我原本以为那位编
辑是男性。而当一个清秀的女孩左看
右看问谁找副刊编辑时，我方知是位
女编辑。正好当时晚报“夜光杯”开
设《影视谈》栏目，她约我写稿，前
后经她手刊用了20多篇。后来，《影
视谈》栏目归了另一位编辑管，所以
她又热情地把我推荐给了栏目的责任
编辑。于是，我又开始给至今未曾谋
面的《影视谈》责任编辑写稿，刊登
了好多篇。再后来，报纸可能实行版
面负责制，我就回过回头，再给前先
见过面、现负责《戏里戏外》的那位
编辑写稿，直到世纪之交。再再后来，
由于工作等原因，没写了，联系也少
了。虽然没写稿，但对晚报的感情没
淡。后来的单位领导张国旗（全国劳
模）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我向他建
议为员工订晚报，他认为这是企业文
化建设内容之一，拨专款叫我落实，
十多年延续至今一直由我具体操办。
尽管晚报之前，经人推荐，我在其
他媒体也发表过几篇稿件，但我始终
感到，在这滚滚红尘的世间，“夜光
杯”是我心中的一块净土，我既崇敬
又敬畏。“夜光杯”编辑平易近人，
善解人意，尽管他们手中名人佳作
甚多，但对一个业余作者的来稿既尊
重作者又尊重稿子，总是认真负责处
理好每一篇习作小文。
说出来可能有人不相信，发了这么
多稿子，相识这么久，至今还没请她
们喝茶品咖啡，更不要说吃饭，真
的有愧疚感！在此只能说一声谢谢。
当然她们对业余作者的厚爱我是铭
记在心的。
由于“夜光杯”给了我练笔的机
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举办全
国性首届法制影视评论征文活动，我
曾以《法制影视的视角艺术》一文获
得二等奖，是二等奖获得者中唯一
的业余作者。

中带着点点猩红，但依其一天天益
发奇特的“变身术”，在我看来全然
是一艘天然的“诺亚方舟”再现眼
前。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穿
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多拉”
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没有了
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只见影
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随着
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的形
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的叶
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活脱
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雷帽”
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角叶梢，
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造型，主
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起来，如同
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发，而叶片
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穿行于意大利
威尼斯水巷的“贡多拉”的船首。
这时的叶片显然已没有了过往绿色
娇嫩的“容颜”，只见影影枯黄，
复着三五天过去了。随着叶片的水
分在空气里蒸发，她的形状渐渐发
生了变化，原先平整的叶片，慢慢
地四周朝中间卷曲，活脱脱地塑
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雷帽”样式。
在“帽”檐的各个尖角叶梢，则干脆
有了螺旋式的藤蔓造型，主茎的叶
角尖卷成弯曲了起来，如同姑娘披
肩的波浪形卷发，而叶片的主干空
中翘起，仿如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
水巷的“贡多拉”的船首。这时的
叶片显然已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
“容颜”，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
五天过去了。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
气里蒸发，她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
原先平整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
间卷曲，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
放的“贝雷帽”样式。在“帽”檐
的各个尖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
式的藤蔓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
弯曲了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
形卷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
仿如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
“贡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
然已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干脆有了螺旋式的藤蔓
造型，主茎的叶角尖卷成弯曲了
起来，如同姑娘披肩的波浪形卷
发，而叶片的主干凌空翘起，仿如
穿行于意大利威尼斯水巷的“贡
多拉”的船首。这时的叶片显然已
没有了过往绿色娇嫩的“容颜”，
只见影影枯黄，复着三五天过去了。
随着叶片的水分在空气里蒸发，她
的形状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平整
的叶片，慢慢地四周朝中间卷曲，
活脱脱地塑造成了一顶倒放的“贝
雷帽”样式。在“帽”檐的各个尖
角叶梢，则